

## 啟示錄的神學思想

在“啟示錄釋經學”的部分我們已經曉得，歷世歷代的教會，對“如何解讀啟示錄”的問題，有相當分歧的意見。以“教會歷史”視之者有之（歷史派），以“末日事件之描述”來看待它的（未來派），也不乏其人。在此同時，也有釋經者主張，我們必須以第一世紀的背景，來理解啟示錄（過去派），而以“善惡相爭”做為理解這卷書的學者（理想派），也大有人在。此一“各說各話”之現象的具體反映，就是一本出版於1997年的啟示錄注釋書；因為在這本解經書中，作者並不親自動手釋經，而是將上述四個派別對經文的理解，分別介紹給讀者，並將它們以平行並排的方式來陳列。<sup>1</sup> 在新約諸多書信中，恐怕只有啟示錄之注釋書，能以此種方式出現的了。

在“啟示錄釋經學”的部分我們也已經指出，如是“各說各話”的現象，乃因釋經者對啟示錄文體的特殊性（啟示文體），無法完全掌握，或是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所致。而此“不察”或是“缺失”，不單影響到我們對經文含義的理解，也將進一步的影響到我們對啟示錄神學思想之掌握。為了避免這個問題，在下面的經文注釋中，筆者當然會不斷地提醒自己，我所面對的，乃是約翰“藉異象用象徵來呈現超越時間和空間之真理”。而在釋經的同時，筆者也將尋求並闡釋約翰所要突顯的神學思想為何。但由於約翰並不以“系統神學”的方式來寫啟示錄，而他所見的諸異象，也在時間和空間上，有彼此重疊的部分，因此在我們進入經文之前，以啟示錄之文體特色，將這卷書所顯示的真理，做一點整理，應可讓我們對這卷書有一個整體的理解和掌握。換句話說，本於啟示錄的文體特色，我們將不會單單的以傳統“系統神學”的方式（神論，人論，教會論等等），來呈現啟示錄的神學思想，而會將這些“主題”，分別放在“時間”和“空間”的兩個範疇內，來分別陳述。此舉沒有任何一丁點“標新立異”的企圖，而只是想要對這卷書的文體，表達尊重之意，並藉此方式，讓讀者對啟示錄文體的特色，有更多的理解。

### 空間

正如前述，啟示錄的文體特色之一，乃是要藉著那在“另外一個空間中所出現的人事物”，來表達真理；而在約翰的筆下，這個“另外的一個空間”，就是他所看見的異象了。但由於異象乃是另外的一個空間，因此為了讓這個空間，和我們所身處的“這個世界”之間有所區隔，約翰也就讓其異象中的人事物，以“象徵”的形態出現。但出現在他的異象中，究竟有誰呢？而他們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？他們在約翰的異象中，又做了什麼事呢？

<sup>1</sup> 即，S. Gregg, ed., *Revelation: Four Views*。

## 神聖的三一神

藉著傳統書信的問安語句，約翰從啓示錄的一開始，就已經顯示他對三一神之認識，因為在 1:4-6 那裏他所說的是，教會所能得著“恩惠和平安”之福，乃是從三一神而來，即，“今在昔在將要再臨”的神，那“在寶座前的七靈（聖靈）”，和“信實作見證，從死裡首先復活，和做為世上諸王之元首的耶穌基督”。而此一平鋪直述的語句，在 4-5 章的天庭異象中，就成了一幅立體的畫面：父神安穩的坐在祂的寶座之上（4:2-3），而在祂的寶座前，則有“七盞火燈 = 神的七靈（聖靈；4:5）；和“像是被殺過的羔羊”（5:6）。

### 三一神的神性

但約翰是如何顯示三一神的神性的呢？就父神而論，約翰乃是以好幾個方式來顯示祂屬神之特性的：(1) “坐寶座的”一語在啓示錄中重複的使用，<sup>2</sup> 當然顯示父神為王做主的地位，但祂所坐寶座的四腳，即，“如獅似牛像人又像鷹”之四活物（4:6b-7），卻也顯示出祂超越人間各樣活物的神性。(2) 約翰對神形像的描述 - 好像碧玉和紅寶石，以及他對圍繞神寶座之虹的論述 - 好像綠寶石（4:3），也照樣顯示出“坐寶座者”非凡榮耀的面向。當然，(3) “坐寶座者”超越一切的神性，不單在四活物對祂所發“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”的頌詞中，（4:8），清晰可見，也在四活物，24 位長老（新舊約聖徒的象徵），以及天地間一切受造物，在祂面前俯伏敬拜的動作中，顯明了出來（4:8-11; 5:13-14）。再者，(4) 祂因過去創造世界之事而被頌讚的場景（4:11），也和祂在新天新地降臨之時所要發出的宣告 - 看哪，我將一切都更新了（21:5a），前呼後應，並因此就顯示出祂乃創造這個世界的主和神。

那麼聖子呢？約翰又是以怎樣的方式，來表達祂的神性呢？與聖父在啓示錄問安語中的“平起平坐”（1:4-6），當然顯示了祂屬神的身分，但在啓示錄中，約翰為要凸顯耶穌基督的神性，可說是用心良苦。怎麼說呢？(1) 在 1:9-20 的拔摩異象中，約翰對人子的描述（1:13-16），多從舊約而來；而其中除了有類似於舊約天使的特色之外，像是身穿長衣，胸束金帶等等，也有那原屬耶和華神的特徵，例如，頭與髮皆白，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等等。因此人子不單和天使一樣，有“屬天”的特性，也更有著與舊約耶和華神一樣的形像。不單如此，在後面的注釋中我們也將看見，人子的“髮白，眼如火，和銅腳”，在舊約背景的對照之下，所象徵的乃是祂的“全善，全知和全能”，因此祂屬神性的特色，也在這些讓人瞠目結舌的形像中，有了完整的呈現。

(2) 在後面的分析中我們將會看見，啓示錄七封書信之形式和內容，像是“某某某如此說（Τάδε λέγει）”的起首語，以及書信中所包含之責備，勸誡，

<sup>2</sup> 啓 4:2, 3, 9, 10; 5:1, 7, 13; 6:16; 7:10, 15; 19:4; 20:11; 21:5。

和“條件式的刑罰”等等，都是耶和華神透過先知向其百姓所發神諭中，經常出現的元素；因此當約翰讓人子透過具有先知身分的他，寫信給七個教會，並且也採用舊約神諭的形式之時，他就已經讓人子，如舊約耶和華神之於其百姓那樣的，成為神新約子民的主了。但正如耶和華神在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後，以十二支派的方式，組織他們成為一支要與迦南人爭戰的軍隊一樣（民 1-2），約翰也讓人子藉其寶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贖回來之人（1:5-6; 5:9-10），成為一支十四萬四千人的“羔羊之軍”（7:1-17; 14:1-5）。不單如此，當年屬耶和華的以色列人，因著得蒙救贖離開埃及，而在紅海邊上，大唱得勝之歌（出 15:1-18），照樣，這支因著羔羊之血而得以勝過海獸之軍隊（7:14; 14:4-5），也將要在天上的“紅海（玻璃海）”邊上，開口歌唱“摩西之歌”和“羔羊的歌”（啓 15:2-4）。換句話說，正如耶和華神乃以色列百姓之救贖主，約翰在啓示錄中，也讓羔羊扮演了相同的角色，只是如今屬神百姓的範圍，已從以色列一族，變為萬國中得蒙救贖之人了。如是類比，也在約翰以“羔羊之新婦”（19:7-8; 21:2, 9）做為教會之比喻的手法中，清晰可見，因為在舊約中，以色列百姓和耶和華神之間的關係，也正是“幼年的妻”之於耶和華“丈夫”的。<sup>3</sup>

(3) 在做為救贖主的角色上，羔羊，在約翰的筆下，和耶和華神並沒有兩樣。但舊約中的上帝，也是那刑罰世界，審判以色列仇敵的神。因此在啓示錄中，審判這個世界的權柄，在羔羊的“死，復活和升天”之後，也就是在祂藉著受苦而勝過了撒旦之後，也成為人子與父神所共享的，因為祂不單與父神同坐寶座（3:21; 22:1, 3），也手拿“死亡和陰間的鑰匙”（1:18）。準此，祂也就成為天地之間，唯一有資格能從父神手中領取書卷（神永恆計劃的象徵；5:7），揭開七印（6:1ff），並藉著七印七號和七碗之災，來刑罰這個世界的那一位。當然在祂騎著白馬，率領眾軍，第二次再來之時，祂之於這個世界，也正是個不折不扣的審判官（19:11-21）。

(4) 做為屬祂子民的救贖主和做為這個世界的審判官，羔羊，和祂的父一樣，理當受到敬拜。因此在天庭異象中，當祂從父神手中領取了書卷之後，天庭中的四活物（= 世界），24 位長老（= 新舊約聖徒）和眾天使（靈界存在），就都俯伏敬拜，並開口頌讚祂（5:8-12）。對 21 世紀的基督徒來說，敬拜羔羊，是極其自然的事，但對初代教會而言，特別是對那些謹守“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神”（出 20:3）之誠命的猶太基督徒來說，羔羊受到敬拜，並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被接受的事。<sup>4</sup> 因此羔羊在天庭中受到敬拜的異象，可說是祂具有神性的最好說明。當然約翰是十分清楚“羔羊得著敬拜”一事，對其同胞猶太人所可能產生的巨大衝擊，因此在此天庭異象中，他也十分小心的，先讓父神得著敬拜（4:8-11），而

<sup>3</sup> 參，耶 2:2; 結 16 和 23 章等處的經文。

<sup>4</sup> 在 19:10 和 22:8-9 中，約翰意欲敬拜天使，但此一行動不單為天使所阻，並且也被天使吩咐，要敬拜神。因此從這個反差的對比中，我們更可見“羔羊得著敬拜”的神學意義。

後才讓子也得著敬拜。不單如此，在子也得著敬拜之後，他也才順勢的讓“父子”同受敬拜 (5:13-14)；而此模式，也就在啓示錄的後面，成爲一個常態了 (7:9-10, 15-17; 19:1-8; 22:1, 3)。<sup>5</sup>

類似顯示人子羔羊乃與父神同有“神格”的例子還有許多，<sup>6</sup>但上述的四個例證已經足以讓我們看見，人子羔羊乃與父有相同的神性。但聖靈呢？約翰對聖靈之“神格”的看法，是怎樣的呢？在啓示錄的問安語中 (1:4-6)，聖靈乃是夾在“父”和“子”之間的，因此祂的神性，從啓示錄的一開始，就已經得著肯定。而約翰在啓示錄中，四次以“七靈”做爲聖靈之名，也顯示他對聖靈之神性的認識 (7 = 完全)。不單如此，在約翰四次以“在靈裏”一語，做爲他見異象的前提時 (1:10; 4:2; 17:3; 21:10)，他也顯示了他對聖靈的認識，因爲在這個片語背後的，乃是以西結書中的“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” (結 1:3; 3:22; 8:1; 37:1; 40:1)。換句話說，約翰所在之“靈”裡，乃是耶和華的靈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七封書信一開始，約翰都清楚告訴我們，這些書信乃是人子向七個教會所說的話 (2:1, 8, 12, 18; 3:1, 7, 14)，但在這七封書信的結尾之處，約翰卻又很一致的指出，這些書信乃是“聖靈向教會所說的話” (2:7, 11, 17, 29; 3:6, 13, 22)。<sup>7</sup>因此在這個幾乎無法叫人無法察覺的手法中，聖靈的“神格”，也再次顯明了。再者，聖靈的神性，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得知。在天庭異象中，“七靈”的確沒有如被殺羔羊那樣的，被其他的天庭活物所敬拜 (四活物，24 位長老和眾天使)，但祂卻也不在敬拜羔羊之列。因此在祂“沒有敬拜羔羊”的現象中，七靈與其他天庭活物有別，而與羔羊同格的真理，也隱含在其中。和約翰“多次多方”讓“子與父同有神格”之努力相較，他在顯示聖靈之“神格”的事上，不論就質或量的角度來說，可說是完全不成比例。但此現象是否表示他“輕忽聖靈”呢？恐怕不是，因爲“在靈裏”的他，只能依著聖靈的引領和指示，以顯明基督爲他主要的工作 (啓 1:1)；因爲聖靈的工作重點之一，就在叫人認識基督 (約 14:26-27; 15:26; 16:13-14)。

### 三一神的作為

“父子聖靈同格”已經很清楚了，但祂們之間的關係，又是如何的呢？就神學而言，這個問題是又重又大又困難的，但若從啓示錄來看，此一問題卻恐怕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巨大和難解，因爲在約翰的異象中，“父子聖靈”的角色和關係，是以各樣的畫面和動作來表達的。

就父神而言，祂乃是“坐在寶座上的”，也從不離開其寶座。不論就主動或是被動的角度來看，祂的動作都不多。在全書前言的部分，祂只說了一句話：我

<sup>5</sup> 顯示“父子同有一樣位格”的經文還有 6:16; 14:1, 4 和 21:22-23。

<sup>6</sup> 約翰將耶和華神之屬性或稱號 (例如，聖潔的 [3:7]；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 [1:8; 22:13])，加在人子身上的舉措，就是一例。

<sup>7</sup> 在七封書信最中間的一封信中，約翰的措詞乃是“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”。此一設計顯示，七封書信乃是以所有小亞細亞地區之教會爲對象的。

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今在昔在將要再臨的；我是全能者 (1:8)，而在全書本文的部分 (1:9-22:9)，祂也只在世界受到審判的七碗之災中，以“成了”來結束這個段落 (16:17)，並在新天新地的異象中，以“看哪，我將一切都更新了...”等等的話語 (21:5-8)，來總結這個世代，並引進新的創造。因此在啓示錄中，父神主動的作為，只是“說話”而已。<sup>8</sup> 但這恐怕已然足夠，因為如是特色，正反映了祂在舊約中所給人的整體印象：祂說話，事就這樣成了。

但在啓示錄中，祂的作為，還包括了那些被動的部分。祂讓子從其手中領取書卷是其一 (5:7)，而這個被動的動作，對整個世界來說，其結果卻是驚天動地的，因為從此之後，祂就與子共享祂審判世界之權柄。除此之外，在啓示錄中，我們也多次看見約翰藉著所謂“神聖之被動 (divine passive)”的語法，<sup>9</sup> 來讓其讀者知道，世人之所以會被各樣災殃攻擊 (例如，6:2, 4, 8; 9:1, 3, 5)，聖徒之所以會在獸的手下受苦 (例如，13:5, 7, 15)，或是聖徒之所以可能擁有審判世界之權柄 (例如，20:4)，都是在神的“容許”或是“賞賜”的前提之下，才有可能發生。因此藉著神主動和被動的作為，約翰所要強調的是，在這個世界中所發生的一切事，都在神的掌控之下。祂是這個世界的主和王，因此沒有一件事情，對祂來說會是個“意外”。祂安穩的坐在祂的寶座上，而祂永恆的計劃，也要按部就班的在人類的歷史中成就。而這一切，也早已顯明在 1:8 中，祂所做的宣告裡面了：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今在昔在將要再臨的；我是全能者。

相對於父神，人子羔羊則在三一神中，位居第二；因為祂乃是從父手中，領取那象徵神永恆計劃之書卷 (5:7)，並揭開 (= 執行) 其上七印的那一位 (6:1ff)。祂的“死，復活和升天”，是祂之所以能從父神手中領取書卷的前提，因此在啓示錄中，除了祂的被殺之外 (5:6)，約翰對“耶穌的生平”，完全沒有提及。或者我們應該這麼說，對約翰而言，耶穌一生事工的意義，正在祂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上，完全的表達了出來，因此在論及神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之時，約翰的焦點，也就自然要放在那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之上了。而約翰對此一事件的重視，也在他讓人子以“羔羊”之姿出現 28 次的設計中 (“基督” 七次；“耶穌” 14 次)，反映了出來。<sup>10</sup>

但此羔羊，卻在其復活升天之後，成了“猶大支派中的獅子” (5:5)。因此做為神所應許之彌賽亞的祂，一方面就要成為“在七個金燈台 (教會)”中行走 (1:13)，並擁有七星 (七教會在天庭中的代表；1:16, 20) 的那一位；也就是說，祂乃是教會之主；而在另外一方面，祂也要透過教會所背負之“羔羊的見證”，

<sup>8</sup> 在啓示錄中，約翰還幾次聽見那從天上或是從寶座而來的聲音 (10:4, 8; 14:13; 16:1; 19:5)，但在這些經文中，我們無法完全確定發生說話的，是否是父神。但即便這些聲音的主人是祂，也不影響我們在此的論點和分析。

<sup>9</sup> 6:2, 4, 8, 11; 7:2; 8:2, 3; 9:1, 3, 5; 11:1, 2; 12:14; 13:5, 7, 14, 15; 16:8; 19:8; 19:19; 20:4。

<sup>10</sup> 經文索引，見頁 xxx。

向這個世界宣告祂的王權，並在人類的歷史中，藉著各樣的天災人禍，顯示祂審判的權柄。由是祂就數點聖徒，在他們的額上蓋上屬祂的印記，並叫他們成爲一支爲數有十四萬四千人的“羔羊之軍”(7:1-17; 14:1-5)；並在祂第二次降臨之時，率領他們與祂同來，審判這個世界(19:11-21)。但做爲羔羊之軍元帥的祂，會不會“擁兵自重”，建立自己的國呢？當然不，因爲祂所設立的國，乃是屬神的，是一個百分之百以事奉神爲職事的祭司國度(1:6; 5:9-10; 11:15)。

那麼聖靈呢？祂在啓示錄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呢？就父子聖靈之關係來看，祂因著被羔羊所擁有(3:1; 5:6)，因此就在順序上，次於人子。但祂在啓示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？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及，向七個教會開口說話的，除了人子之外，也是聖靈，因此祂也是教會的主，是醫治，勸化，責備，和鼓勵教會的那一位。在天庭異象中，約翰對祂的描述，乃是“七眼 = 七靈 =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”(5:6)，因此祂乃是鼓動教會，催促她向這個世界見證羔羊的那一位。爲了顯示聖靈和羔羊，教會，以及祂和世界之間的密切關係，約翰除了多次論及“教會屬羔羊”，並藉著“兩個見證人的異象”(11:3-13)，來顯示教會和世界的關係之外，祂也在啓示錄中，以另外一種方式，來強化這四者之間的連結。怎麼說呢？就“羔羊和聖靈”而言，約翰叫“羔羊”在這卷書中，出現了28次，而與之對應的，則是四個“七靈”的片語(4×7=28)；就“七靈”和“七教會”來說，它們在啓示錄中所出現的次數，卻也都是四次；而就“七教會”和那代表全世界的“各族，各方，各民，各國”來看，前者所出現的四次，和後者所出現的七次，卻也都有了“28”的乘積。<sup>11</sup> 如是對應應該不是巧合，而是約翰爲了讓聖靈，羔羊，教會，和世界之間，有更緊密之連結而有的。但聖靈的工作，並不只在催促教會傳福音而已，在兩個見證人的異象中，我們也還看見祂，即，“從神而來的生氣(靈 [πνεῦμα ζωῆς]；11:11)”，叫這個兩個已經殉了道的見證人，再次的活了過來。因此聖靈除了在教會傳福音的事上，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之外，祂也要在將來永恆神國完全成就的事情之中，成爲一個不可或缺的要角。催促教會之主走向“殉道”的聖靈，已經讓羔羊從死裏復活了；而促請教會走上同一條路的祂，能不在將來叫她也一樣從死裏復活嗎？畢竟祂乃是神權能的展現，是叫死人復活之神的靈。但在這事發生之前，祂，和那與祂密不可分的新婦教會，都同心合意的期盼基督的第二次再臨：聖靈和新婦都說，來(22:17)。

## 教會

在啓示錄中，教會雖然以許多不同的面貌出現，但她的所是和所爲，卻相當清楚。就其個別的組成分子而言，她乃是羔羊藉其寶血，從“各族各方各民各國”中買贖回來之人，所組成的群體(1:5-6; 5:9-10)，但由於羔羊救贖之功所能涵蓋

<sup>11</sup> 經文索引，見頁 xxx。此乃 Bauckham 的觀察 (*The Climax*, 34-35)。

的範圍，也包括了舊約以色列百姓中，以“信”遵守“舊約”之人，因此就群體而論，教會乃是由“信主的猶太人和外邦人”所共同組成的。而此一“延續舊約子民”的特色，也就讓約翰將舊約中，原本只屬以色列百姓之“祭司國度”稱號，加在教會身上了 (1:6; 5:10)。因此從一開始，約翰就已經為教會下了一個清楚的定義：約的子民。

做為蒙救贖之“約的子民”，她當然要肩負起隨著恩典而來的責任。因此在七封書信中 (2-3)，她屬靈的表現，就要受到教會之主的檢驗。但祂檢驗她的標準是什麼呢？除了她是否向這個世界做羔羊見證，扮演好她做為金燈台的角色之外，還能是什麼呢？但此角色容不容易扮演好呢？但然不，由是約翰在接下來的異象中就讓我們看見，教會雖然因著她在世上所要扮演的角色，而會遇見許多試探，也因此要在這個世界的手下受苦，但她卻是額上有神印記的軍隊 (7:1-8)；而她屬天的地位，也已確立 (7:9-17)。這個真理是如此的重要，因此約翰在啓示錄中，就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來重複論述了。

第一，在啓示錄 11 章中，教會乃是化身為兩個見證人，因為在神的定規之中，一個有效的見證，要有兩個人才能成立。而在這個異象中，約翰也藉著他們所行之神蹟，像是從天降火，降下旱災，甚或是叫水變血等等，顯示神在傳福音之事上，所賦與他們的權柄。當然在這個異象中，約翰也沒有忘記世界對教會的敵意，因此在這兩個見證人，忠心的盡上他們的本分之後，他們也就被殺害，並且被曝屍三天半。但正在人為他們之死而歡呼慶賀之時，神卻叫他們從死裏復活，並在世人的面前，和他們的主一樣的，駕雲升天而去。如是恩典和榮耀，乃是神對他們盡忠職守的獎賞和回應。

第二，在“紅龍，婦人和男孩”的異象中 (12:1-15:4)，約翰藉著“婦人因生下男孩而被紅龍撒旦逼迫”的圖畫，再次的顯示了教會因著福音的緣故，而要受到世界逼迫的事實。紅龍和牠的兩個爪牙，海獸和陸獸，聯手攻擊了聖徒，而其程度之嚴重，使得約翰甚至必須以那叫人十分難以下嚥的話，來鼓勵教會：要被擄掠的，就被擄掠罷！要被刀殺的，就被刀殺罷！聖徒的忍耐和信心，就是在此” (13:10)。因此在此情況中，教會可說是連一點喘息的空間都沒有，而她也似乎只能在如此邪惡的權勢面前，俯首稱臣。但在此同時，約翰卻又藉著十四萬四千人天上之錫安山上，大唱羔羊之歌的畫面，顯示了教會屬天的身分 (14:1-5)，並在接下來的段落中，藉著“天使傳福音”和“天使收割”的兩組異象 (14:6-13, 14-20)，來顯示教會之福音行動，所具有的屬天意義：接受福音的，將要如莊稼被收割，而拒絕福音的，將要如收割了的葡萄，在酒醉中被踹踏。

第三，在“大淫婦巴比倫”的異象中 (17:1-19:10)，約翰先是藉著“大淫婦坐在眾水之上”和“她喝醉了為耶穌做見證之人的血”的描述 (17:1, 6, 18)，顯示羅馬之強大，和在她手下之教會，所必然要面對的苦難。但此圖畫，卻在接下

來的經文中，完全的翻轉了過來。因為那濃妝艷抹，交遊廣闊，並整日奢華宴樂的大淫婦，在神審判來臨之時，將要變成一貧如洗，眾叛親離 (18:1-24)；而那原先在她手下受苦的聖徒，卻要在天庭中，為此而舉行一個慶祝大會 (19:1-10)。

第四，在啓示錄的結尾之處，約翰也再次藉著殉道者在天上坐寶座的畫面 (20:4-6)，讓我們清楚看見，聖徒在地上的受苦，並不是徒然的。因為正是他們所忍受的苦難和逼迫，使他們能夠在天上與基督做王一千年。不單如此，在基督再臨之時，他們也將成為那隨基督同來的眾軍，親身參與在末日的審判中 (19:14)；而在末日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中，他們也將出席那個審判大會，親眼看見他們的仇敵遭報 (20:11-15)。當然在神新天新地的創造中，他們也有一分。或者我們可以更準確的說，在將來的永恆世代中，以新耶路撒冷之姿現身的教會，將要成為新天新地中的唯一女主角 (21:1- 22:9)。

綜上所述，在約翰異象中的教會，有兩個完全相反的面向。從這個世界的角度來看，她是軟弱的，是在紅龍和海陸二獸手下受苦，並且也在大淫婦巴比倫的淫威之下，苟延殘喘。但在此同時，約翰也讓我們看見，她卻是一支榮耀的羔羊之軍；而他們因背負羔羊見證而有的苦難，不單是他們得著榮耀的途徑，也是神藉之建立其國度的方法。因此正因著他們所要經歷的“十日”患難 (2:10)，永恆之門就要向他們開啓。而教會所必須忍受之“至暫至輕的苦楚”，卻要為她帶來極重無比，永遠的榮耀；<sup>12</sup> 因為在永恆中，她將要成為神和羔羊所居住的聖殿和至聖所 (參 21:16, 19, 22 的註釋)。

### 邪惡的三一集團

在約翰所看見的異象中，除了有神聖的三一神和其子民之外，還有另一個與之相對的集團。此一集團乃由紅龍，海獸和陸獸，以及那些依附牠們，在牠們腳前下拜的人所組成 (12-13 章)。我們在此將“紅龍和海陸二獸”，冠之以“邪惡三一”的名號，並不只是牠們恰好“三人成行”，而是約翰有意要我們以此方式來認識牠們。何以見得？在十三章的經文分析中我們將要看見，龍將自己的“能力，寶座和大權柄”給海獸 (13:2)，以及陸獸叫人拜海獸 (13:12-14) 的關係，其實正是“聖父將權柄賜給聖子，而聖靈又榮耀基督”的反映。不單如此，在海獸“受了致命傷但又活過來了”的描述中 (13:3)，我們也看見基督“死在十字架上但又復活了”的影子。<sup>13</sup> 而我們在前面所提及，聖靈透過教會向這個世界見證基督的工作 (真先知)，也正和陸獸推廣“海獸”的工作，如出一轍，也難怪約翰會在啓示錄的後面，三次以“假先知”做為陸獸的別名了 (16:13; 19:20; 20:10)。

但此“三一”乃是邪惡的。(1) 紅龍意欲吞吃羔羊男孩，並隨後逼迫那將羔羊

<sup>12</sup> 語出哥林多後書 4:17。

<sup>13</sup> 爲了強化這個對比，約翰也讓海獸的“如同被殺 (ὡς ἐσφαγμένοι)”，與羔羊之“像是被殺過的 (ὡς ἐσφαγμένην)”，互相呼應 (5:6)。

男孩生下來之婦人的企圖，都顯示了牠邪惡的本質；而牠藉著海陸二獸之手，打壓教會的事實，也顯示出牠的真面貌。(2) 至於海獸，我們不單在牠“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，褻瀆神的名，並祂的帳幕，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”之動作中(13:6)，看見了牠敵對神國的態度，也在牠“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”的舉措中(13:7)，看見了牠想要在基督之外，另立一個國度的野心。而(3) 陸獸以各樣神蹟奇事來迷惑人，要人因此而敬拜海獸，並對那些不從其議之人，毫不手軟的打壓(13:13-18)，都在在的顯示，牠乃屬紅龍家族，如假包換。

從人的角度來看，紅龍撒旦和其爪牙海陸二獸，才是這個世界的主。在牠們“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號令之下，除了那極少數，已經快要撐不下去的教會之外(例如，士每拿教會和非拉鐵非教會)，這個世界可以說是在此一集團的掌控之下。因此牠們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中，“主流價值”的代表，是人人必須向其靠攏，並宣誓效忠的對象。但約翰卻不做如是觀。在他的異象中，此一集團的頭頭紅龍，乃是“羔羊男孩”的手下敗將，因為當“羔羊從死裏復活，並升入高天”之後，牠就已經被趕出了天庭，從天墜落了(12:7-12,13)。而牠從海中和陸上召喚二獸，並藉牠們來逼迫教會的作為，也只是牠想要鞏固牠所暫時擁有的“剩餘地盤”而已。至於那橫行於地上的海陸二獸，雖然牠們看來勢無可擋，也少有人敢纓其鋒，但在約翰的眼中，牠們至多也只能是從無底坑，從海中，並從地中上來的獸(11:7; 13:1,11)。和那被逼迫打壓，但卻具有“屬天”榮耀身分和地位的教會相較，看似掌權做王的牠們，卻只能是“源出無底坑(海)”，並也只能在地上做王而已。當然從天墜落的撒旦，以及那從無底坑和地而出的海陸二獸，因著牠們與“天”的無緣，就在末日降臨之時，與永恆無分了。和那些要進入新天新地的教會相較，牠們在那個時刻，因此也就只能以硫磺火湖，做為牠們生命和存在的終點(19:20-21; 20:10,15; 21:8)。權傾一時的牠們，到了那個時刻，將要在硫磺火湖的刑罰中，被烈火所消滅。而在牠們面前下拜，與之結盟的世人，也要和牠們同進火湖之中，並要和牠們共嚐灰飛煙滅，無人紀念的命運。

## 小結

在約翰的異象中，“天”乃是神聖三一神的所在，也是聖徒現今之所屬，和將來永恆的家。而“無底坑(海)”，乃是紅龍集團所從出的地方，是邪靈權勢的源頭。至於地，則是這兩股勢力交鋒之所在。此一爭戰，在伊甸園中已經開打，而其勝負，也在加略山上，有了定奪。但在“天地合一”的時刻來到之前，地上的爭戰還要繼續。對紅龍集團而言，這是牠們在加略山戰役之後，最後反撲的機會，因此這個戰爭之慘烈，只會隨著時間的過去，而日漸加強。但對教會來說，這一段時日，卻是她藉“受苦的見證”，將加略山之戰的戰果擴大的日子。為此戰爭，她將要付上極為沉重的代價，但從約翰的異象中她卻曉得，在羔羊“降世 - 死 - 復活 - 升天”的見證中，她的得勝，是已經得著保證了。她，老實說，

是沒有任何可以悲觀，灰心，甚至喪志的權利。“天”已然在羔羊男孩降世和升天之時，兩度開啓，而教會屬天的身分，也已經在羔羊降世和升天的事件中，得著確認。<sup>14</sup> 因此在她至終被提，進入也回到天家之前，教會所能也必須要做的，只有不計代價的“持守羔羊見證”一事而已。

## 時間

由於約翰在異象中所看見的，乃是那“超越空間和時間”的真理，因此我們在此也要從“時間”的面向，來理解約翰的神學思想。

### 神聖的三一神

就父神在“時間”上所顯示的神性而言，約翰乃藉著五個類似的片語來表達：

1:4-5 願恩惠平安，從那今在昔在將要再臨的神...歸給你們；

1:8 主神說，我是今在昔在將要再臨的；

4:8 四活物...說，主神全能者，是昔在、今在、將要再來的那一位；

11:17 二十四位長老...說，今在昔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們感謝你，因你已執掌大權作王了；

16:5 天使說，昔在今在的聖者啊！你是公義的，因你已施行審判。<sup>15</sup>

從上列經文來看，除了父神自己的宣告之外 (1:8)，啓示錄的作者 (1:4-5)，以及天庭中的四活物，24 位長老和天使 (4:8; 11:17; 16:5)，都曾以類似的語言，來頌讚或是描述神的屬性。因此單就“說話者”的角度來看，約翰藉著這五處經文，顯然有意要我們曉得，神具有“過去現在和將來”的時間屬性，是“天地之間所有一切屬祂之受造物的共識”。換句話說，神的神性，除了在祂位居天庭的事上，顯示了出來之外，也在祂超越時間之特性中，有了更進一步的表達。

但在細究之下，這五個類似的表述，似乎也其差異。第一，就前面的三個具有比較完整形式的“時間三重語法”來看，4:8 的“昔在，今在，將要再臨”是最合乎邏輯的；而 1:4 和 1:8 的“今在，昔在，將要再臨”，就顯得有些奇怪了。<sup>16</sup> 但此差異，恐怕是約翰刻意所為，因為在那具有超越時間意義的天庭中，四活物

---

<sup>14</sup> 在整本聖經中，“天”當然不只有在這兩個事件中開啓。在神從天降火燒滅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事件中 (創 19:24-25)，在摩西於西乃山上領受十誡之時 (出 19:16-20:21)，在先知們看見異象之際 (例如，賽 6:1-13; 結 1:1-28; 亞 1:7ff 等等)，甚或在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 (徒 2:1-13)，天都曾開啓。但在聖經中，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件，乃是人子的降世和升天。

<sup>15</sup> 此乃 R. Bauckham 的觀察 (*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*, 28-30)，但筆者也在其上，做了一些加增和修正。

<sup>16</sup> 和合本作“昔在今在以後永在”，但在原文中，“今在”是在“昔在”之前；而“以後永在”的原意，乃是“將要再臨”。

對神的頌讚，當然要以最合乎邏輯之形式出現；但在向受苦聖徒的問安中(1:4-8)，“現在(Now!)”當然比過去來的重要，因此“今在”自然就要跑到“昔在”的前面了。但是不管“昔在”和“今在”的次序如何改變，“將臨”卻總是站在壓軸的最後，因為這正是聖徒盼望的所在。

第二，在 1:4,8 和 4:8 中，我們所有的，乃是“過去現在和將來”；而在後面兩處經文裏面，約翰只給了我們“過去和現在”。但此一差異，其實並不真正存在，因為 11:7 和 16:5 的文脈，乃是神末日的審判，而在其時，神已經“再臨”，因此這個“時間三重語法”中的第三個部分，自然就要以“你已執掌大權作王了”(11:7)，或是“你已施行審判”(16:5)的形式出現了。此一觀察顯示，約翰藉著如是“時間三重語法”所要強調的，的確是神超越時間的屬性，而此特色，不單具有“祂過去和現在，在這個世界中掌權”的意思，也更帶著“歷史要依照祂所定下的方向來發展”的意涵。

但如是理解，卻恐怕還未完全將神超越時間之特性，完整的呈現出來。因為隱藏在如是理解背後的，是我們在時間之內的人，對此“時間三重語法”的了解。從整本聖經和啓示錄來看，人類所經歷的時間，是神所創造的(創 1:14-17; 啓 4:11)，因此祂就不必受到時間所具有“線性”特色的限制。換句話說，在人類時間之外的祂，就可以在人類的歷史之中，行那屬於末日，或是具有“末日意義”的事。舉例來說，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時，神所給他們的命令，乃是要他們將此地的居民，全部毀滅。<sup>17</sup>此一命令看來過於嚴峻，也不合“人情”，但由於被神揀選和救贖的以色列人，具有“聖潔神國”的特性和角色，因此所有一切不潔的，就要在此神國“降臨”之時，受到審判。同樣的情況，其實也發生在耶穌基督第一次降世之時，因為祂的降世，顯示神國已經闖入了人間，而其結果，不單是信靠祂的人得著拯救，也是這個世界受到審判。<sup>18</sup>因此這兩個例子清楚顯示，“末日”不單已經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時，也在耶穌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時候，“預先的”闖入了人類的歷史之中。當然這些只是“正片”上演之前的預告片而已，因為在啓示錄 19:11-21:8 中，約翰就四次的讓我們看見，在末日正式來到之際，一切敵對神的人和勢力，都要經歷硫磺火湖的審判(啓 19:20-21; 20:10,15; 21:8)。

從此角度來看，“昔在，今在，將要再臨”的重點，並不在神的“永存”，而是那在時間之外的神，可以並且已經在人類的歷史中，做了拯救和審判的動作；而這些行動，都指向祂在末日所要做的事(拯救和審判的完成)。因此在這個片語中最後的部分，約翰就以“將要再臨(ὁ ἐρχόμενος)”之語詞，來取代那和“昔在，今在”彼此平行的“永在(ὁ ἔσόμενος)”了。<sup>19</sup>此一理解其實也為父神對自

<sup>17</sup> 參，民 33:52; 申 2:33-34; 3:3, 6; 7:2 等等。

<sup>18</sup> 參，約 5:22, 27, 30; 9:39; 12:31。

<sup>19</sup> 此乃帶冠詞之“我是(εἰμὶ)”的未來分詞。

己屬性之宣告所証實，因為在 1:8 中，緊緊跟隨在“今在，昔在，將要再臨”之後的，乃是“我是全能神”。換句話說，此一“時間三重語句”的重點，在顯示神乃是在人類歷史中，在現在，也將要在未來，進行其拯救和審判的那一位。抽象的“永存”容或叫人敬畏，但“過去，現在和將來”都在行動的上帝，卻不單叫人得著安慰，也使人生發信靠和感恩之心。

此乃父神超越時間的神性，以及此一屬性對世界和教會的意義。但聖子呢？約翰是以怎樣的方式，來呈現聖子超越時間的神性呢？在前面有關“空間”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看見，約翰對“父子同格”的真理，可說是用心良苦的反覆論述之；而此情況，也在“時間”的面向中，一樣出現。怎麼說呢？

經文	1:8	1:17	21:6	22:13
說話者	神	基督	神	基督
	阿拉法/俄梅戛		阿拉法/俄梅戛	阿拉法/俄梅戛
內容		首先的/末後的		首先的/末後的
			初/終	初/終

此一圖表清楚顯示，約翰想要藉著基督在 22:13 的宣告，顯示“父子同格”的真理，因為在此節經文中，他除了將基督在 1:17 中的宣稱 (首先的/末後的)，保留了下來之外，也把父神在 1:8 和 21:6 的宣告 (阿拉法/俄梅戛；初/終)，給加了進去。因此就“時間”的面向來說，“父和子”之間，是沒有差異的。事實上，此一將“子 = 父”的企圖，在 1:17 中就已經顯明的了；因為“首先的和末後的”語句，乃是耶和華神在以賽亞書 41:4; 44:6 和 48:12 中，向以色列百姓所做的自我啓示。因此當約翰將此語句放在人子口中之時，“父子同格”的含義，就已經隱藏在其間了。

但這些只是“暗示”而已。在人子顯現於拔摩海島的異象中，祂對自己身分的宣告，乃是清楚明白，毫不含混的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；又是那永活的 (1:17c-18a)。就“首先的和末後的”之語句而言，其含義並非是“人子站在人類歷史的兩端”，而是要顯示“祂在人類歷史中，從頭到尾都掌權”的真理。<sup>20</sup> 因此在這個語詞之後，人子也就加上了“我是那永活的 (= 滿有能力)”的說明。<sup>21</sup> 此一附加說明，雖然並不在“首先的和末後的”之上，加入更多的含義，但它卻讓人子的宣稱，有了“時間三重語法”的形式。因此和父神一樣，人子神性，也在如是語法中，有了最好的說明。

和父神之“昔在今在將要再臨”相較，子的“永活”，不單更為明確，也是祂才剛剛在人類的歷史中，顯明的事；因此在“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；又是那

<sup>20</sup> 詳見 1:8 的註釋。

<sup>21</sup> 詳見 1:17c-18a 的註釋。

永活的”之後，人子羔羊就緊接著宣告：我曾死過，但是現在活著，直到永永遠遠；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(1:18b-e)。從神永恆計劃的角度來看，此一宣告的意義，是不可小覷的。因為透過這個宣告，人子向我們明示，因著祂的死和復活，末日已然降臨 (我曾死過，但現在活著)，而永恆之鐘，也已敲響 (我活著直到永永遠遠)；因為祂的死和復活，其含義正是神國的得勝 (我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)。

從人子的宣告中，約翰已經曉得“末日已然降臨”，但此事關乎重大，因此約翰在啓示錄的後面，至少兩次的又論及了這件事情。第一，在天庭異象中，他藉著“只有被殺羔羊能從父神手中領取書卷，揭開七印，並對這個世界帶來審判”的情事 (5:6-7; 6:1ff)，再次顯示了此一關乎末日的真理。第二，在“紅龍婦人和男孩”的異象中，他也藉著“男孩的被提升天 (從死裏復活)，並因此導致紅龍撒旦被逐出天庭”的情節 (12:5, 7-10, 13)，將此“末日已臨”的事實，再次做了清楚明白的說明。但人子羔羊“永活能力的展現”，當然不只是“已經成就的”，而也包括了那“尚未完全成就”的部分，因此在啓示錄的結尾之處，約翰也就藉著“騎白馬者的異象”，清楚的讓我們看見，在世界的末了，人子還要以得勝將軍之姿，騎著白馬而來，好完成祂在第一次降世之時，所開始的工作 (19:11-21)。

此乃聖子在超越時間方面的神性，和這個屬性在“末日”一事上的意義。但聖靈呢？就“時間三重語法”的角度來看，約翰，或者更準確的說，在靈的約翰，並沒有以此方式來介紹祂。而此現象，正如前述，很可能是聖靈在三一神中，所一貫扮演的角色所致，即，彰顯和榮耀基督。但在約翰以“七靈”為聖靈之名的手法中，聖靈在啓示錄中，也具有“末世性”的意義；因為在後面我們將會看見，“七靈”一詞的舊約背景，乃是撒迦利亞書 4:1-10；而在那裏，先知所見異象，乃是關乎聖殿要如何重建起來的問題。<sup>22</sup> 換句話說，當約翰讓聖靈以“七靈”之姿出現，並說祂的角色，乃是“奉差遣往天下去”的時候 (5:6)，他乃是將先知撒迦利亞所見之異象，應用在教會身上。也就是說，對約翰而言，先知所看見的末日的異象，在“聖靈於五旬節降臨，並隨後催促祂所建立的教會，向外傳福音，好擴展神國”的事上，就已經開始應驗了。<sup>23</sup> 因此和“羔羊之死，復活，升天”一樣，“七靈”在啓示錄中，也標誌著末日的“已臨”。

但羔羊所開展的“末日”，還有“尚未完全成就”的部分，因此在末日來到之時，聖靈也還有其工作要做。而此工作，在兩個見證人的異象裡面，則是以“從神而來的生氣 (靈 [πνεῦμα ζωῆς]；11:11)，叫他們復活”的方式來呈現的 (11:11)。因此單就“末世”而論，聖靈的“過去，現在和將來”，乃是祂 (1) 在五

<sup>22</sup> 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不是依靠勢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靈，方能成事 (亞 4:6b)。

<sup>23</sup> 詳見 1:4d 的註釋。此一理解，其實和彼得在五旬節那天，以先知約珥“在末日凡有血氣的都要被神的靈所澆灌”之預言，來解釋當天所發生之手的手法 (徒 2:16-36)，沒有兩樣。因為這兩段舊約經文的共同主旨，都是“神的靈將要在末日重建並擴張神的聖殿”。

旬節的降臨；(2) 現今與教會的同在，並催促她向世界傳福音；以及 (3) 在將來叫為主殉道的她 (以兩個見證人為象徵)，從死裏復活。約翰以如是方式來呈現聖靈的“過去，現在和將來”，其實並不令人意外，因為在舊約中，“末日”不單是“聖靈澆灌的日子”(參，珥 2:28-32)，也是聖靈權能彰顯的日子 (屬神聖殿之建立；亞 4:1-10)；而從耶穌基督之死和復活的歷史中，約翰也因此就知道，聖靈的日子，也將會是一個“神叫為道而死之教會，從死裏復活的日子”。

### 邪惡的三一集團

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，在約翰所見的異象中，“紅龍，海獸和陸獸”乃是相對於“聖父聖子和聖靈”的邪惡三一。因此我們在此的問題是，就時間的角度來說，牠們和神聖的三一之間，究竟有什麼差異呢？而此差異的意義又是什麼？

為方便說明起見，我們在下面就要以關乎父神的時間三重語法，做為三一神時間屬性的代表，並將約翰在啓示錄 17 章中，對海獸關乎時間面向的論述，與之並列，好讓我們對此議題，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概念。以父神的“時間三重語法”為代表，應沒有太大的問題，但為何我們要以那關乎海獸的“時間論述”，來與父神對比呢？原因無它，乃因約翰對海獸這個面向的描述，在邪惡三一中，最為清晰。不單如此，若從 12-13 章來看，由於約翰讓海獸不單有著與紅龍相同的形像 (七頭十角；12:3; 13:1)，也叫海獸從紅龍那裏，得著權柄 (13:2)。而在 13 章中約翰也清楚顯示，陸獸也“說話像龍”(13:11)，並且也以“叫人拜海獸之雕像”，為其主要任務 (13:12-18)；因此下列兩節關乎海獸的時間論述，其實也一樣適用於紅龍和陸獸。

經文	時間三重語法		
1:4	昔在	今在	將要再臨
17:8	先前有	如今沒有	將要從無底坑上來 又要走向滅亡
17:11	那先前有	如今沒有的獸 就是第八位	牠也要和那七位同列 並要走向滅亡

上表清楚顯示，約翰兩次對“海獸”之描述 (17:8, 11)，也是以“時間三重語法”之形式出現的，因此他的目的，顯然是要讓“海獸”和“父神”做對比。但從此對比中，約翰要我們看見什麼呢？就“過去”的部分而言，海獸的“先前有”，和父神之“昔在”，彼此平行。因此在這個部分，約翰所要顯示的是，海獸在過去，曾經掌權做王。若參照海獸從紅龍撒旦得著權柄的描述，此事應該和紅龍古蛇在伊甸園中，引誘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犯罪，並藉著他們的墮落，而成為這個世界之主的歷史有關。

但與父神之“今在”相較，海獸的“如今沒有”，就顯得相當突出了。神的“今

在”，若參照我們前面對“聖子”時間面向的分析，其含義乃是神已經藉著聖子的“死，復活和升天”，勝過了撒旦，並讓祂得勝的國度（教會），在人類的歷史中出現。但與此相較，海獸之國（羅馬）雖然看來十分興盛，也能對教會帶來逼迫和苦難，但在神的眼中，海獸卻是“如今沒有”的；因為撒旦對此世界的掌握，因著人子所成就的，即，藉其寶血將人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贖回來（5:9-10），而日漸失控。

至於那“將要再臨”的部分，約翰藉著海獸之“將要從無底坑上來”，顯示牠想要學效神的企圖，但在牠“又要走向滅亡”的畫面中，牠“扮虎不成反類犬”的可笑企圖和模樣，就完全顯露了出來。海獸的確要“再來”，<sup>24</sup>但等在牠前面的，卻是滅亡和硫磺火湖（19:20-21）。一言以蔽之，海獸，以及牠的主子紅龍和牠的隨從陸獸，雖然看來十分強大，也能橫行於世，但約翰藉著牠們的“先前有，如今沒有，將要再來，但卻要滅亡”的語法，顯示出“邪惡三一集團”在時間面向上的限制和不足。牠們想要抬高自己，立自己為世界之主和神的企圖，在約翰以“時間三重語法”來描述海獸的手法中，有了最好的說明；但此邪惡三一集團的有限性，卻在“如今沒有”和“將要滅亡”的部分，完全呈現了出來。<sup>25</sup>

## 世人和教會

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，約翰使用“時間三重語法”的主要目的，在顯示神超越時間的神性，或在顯示邪惡三一集團企圖自立為神，但卻又力有不逮的窘境，因此對那些在時間限制之內的人，不論是世人或是聖徒，約翰也就沒有將此語法，應用在他們的身上了。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沒有“過去，現在和將來”。

就聖徒而言，他們的過去，因著他們屬於羔羊的緣故，就已經是“名字被記載在羔羊生命冊上”的了（3:5）；而此名字被記載在生命冊上的事，乃發生於世界被創造之前，因此在聖徒被造之前，其名字就已存在。<sup>26</sup>至於現在，聖徒的確是在地上屬羔羊的軍隊（7:3-8），而他們也要在他們與海陸二獸的爭戰中受苦，但在約翰的異象中，聖徒卻也同時是那在天上，與基督一同慶祝勝利的群體（7:9-17; 14:1-5; 20:4-6）。不單如此，此一現在“屬羔羊”的身分，也要在基督再來之時，讓這一群名字記載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，得以有分於永恆中的新耶路撒冷（21:27）。換句話說，因著他們與“羔羊”的連結，聖徒雖然只是有限的被造，但其名已“先存”，而其人也要在現今具有屬天的身分，並在將來，成為神和羔羊所居住的聖城。生命之榮耀，尊貴和盼望，恐怕沒有比這個更高的了。

反觀世人，乃是“名字沒有記載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”（13:8; 17:8），因此他

<sup>24</sup> 參，19:19 中，海獸的聚集眾軍，要與羔羊爭戰的論述，以及 20:7-9 中，從無底坑中暫時得著釋放之撒旦，招聚歌革瑪各之軍，要攻擊教會（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）的畫面。

<sup>25</sup> 相關討論，亦見附錄十四，特別是頁 xxx-xxx。

<sup>26</sup> 參，13:8 的分析。

們之名，並無“先存”。他們之人，如今乃是屬龍拜獸的，因此他們看似得道，也可以與大淫婦巴比倫，同享歡樂；但他們現今與獸的聯合，卻要讓他們在將來付上極為慘重的代價，因為在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中，名字“沒有被記在生命冊上的，就要被扔進火湖裡”(21:15)。和聖徒相較，他們沒有“過去”，沒有“將來(永恆)”；他們所有的，只是現在而已。生命之可悲，也莫此為甚。